

語文補充讀物

炸大橋

陸柱國原作 本社節改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容介紹

本書是節改陸柱國著“風雪東綫”裏的一個故事。內容講朝鮮東北部狼林山脈一帶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連，有一次奉命出擊，可是村子南面有座大橋。我們的指揮員預見到進攻開始後，這座橋會給敵人利用來增援和撤退，因此給了兩位戰士炸橋的任務。兩位戰士在英勇執行任務時，一位光榮犧牲了，一位終於把橋炸斷，使我們的部隊勝利完成出擊任務，徹底地消滅了敵人。

語文補充讀物

第一輯

上甘嶺的坑道戰

英雄的火車司機

炸大橋

王二嫂

假女兒

陸柱國原作
本社節改
楊朔原作
本社節改
陸柱國原作
本社節改
陳登科原作
本社節改
陳登科原作
本社節改

書號：0076

炸大橋

原作者：陸柱國

插畫者：侯逸民 郭振 毓繼明

節改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(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樓15號)

印刷者：外文印刷廠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5

字數：6千字

印張：1/2

定價：600元

印數：11,001—18,000

1954年6月第一版

1954年9月第二次印刷

120.00

一九五〇年冬天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個連隊，奉命（奉讀）穿過朝鮮東北部的狼林山脈去反擊敵人。

這個連隊的指導員是于林（于讀），連長是郭懷忠（郭讀）。

狼林山脈一帶是夠冷的，溫度在零下二三十度；一陣風吹過來，從前心吹到後心，從頭頂吹到腳跟。山又來得高，像雪寒嶺（雪讀）、荒草嶺、箭山嶺、死鷹嶺（鷹讀），都是高得嚇人的山峯（峰讀）。

部隊走的是連野獸足跡都看不到的山路。山裏的積雪平膝蓋那麼深，到處是白茫茫的（茫讀）一片。

部隊爬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，每次休息時間頂多只有一分鐘。如果休息得稍微久一些，馬上就有人抗議：“走啊！再不走，

火就要凍成冰棍啦！”

山裏的水流到山路上，這時早已凍成了一個一個的冰丘（ $\times$ ）。冰丘的一面是幾十丈深的山谷。戰士們在腳上綁了麻繩，手臂（ $\times$ ）拐着（ $\times$ ）^{〔拐〕讀}手臂連成一串，輕輕地從冰丘上往前滑。

戰士們就這樣翻山越嶺、走雪滑冰，足足地走了三個晚上。第四個晚上，連隊裏又接到一個緊急任務，要繼續急行軍六十里，趕到長津湖南面去阻擊敵人。

戰士們沒有休息，一連翻過了三座高山，來到前沿陣地，緊接着就和敵人展開了戰鬥。

我們佔領了一個山頭。在這個山頭的南面和北面都是敵人，我們的兄弟部隊正在圍剿（ $\times$ ）北面的敵人。我們只要守住這個山頭，就可以阻擊南面的敵人，不讓他們向北面增援。

戰士們了解這個陣地的重要，所以在幾

天幾夜的艱苦行軍之後，沒有休息一分鐘，就投入戰鬥。敵人也了解這個陣地的重要，所以一連發動了五次衝鋒，一心要把這個陣地奪過去。

戰鬥非常猛烈，敵人的炸彈和砲彈把山上打得寸草不留，到處是炸彈坑和砲彈坑；山石和泥土也都變成黑色的了。但是陣地還在我們手裏。

一直守到第三天的黃昏，我們打垮了敵人的最後一次衝鋒。接着，團部來了兩個通訊員，請指導員于林和連長郭懷忠立刻到團部去。郭懷忠就把全連交給一排排長指揮，自己和于林往團部去了。

團部是在另一個山頭後面的小石洞裏。郭懷忠和于林到了洞口，掀開洞口上的一塊大帆布，走了進去。洞裏潮濕陰暗，石壁上掛着一溜一溜的冰柱，中間的一塊大石頭上，有一支光綫很弱的小蠟燭（^[蠟]讀_{為Y[辣]}），蠟燭旁邊放着一張地圖。副師長、團長和政委，

腿上蓋着大衣，擠坐在一堆松樹枝和雜草上面。

副師長正在跟團長和政委講話，一看見郭懷忠和于林進來，就熱情地喊：“快坐！快坐！”一面又對警衛員說：“拿烟！把那盒‘前門’拿來。”看見郭懷忠他們還站着，就又對他們說：“你們坐呀！擠一擠。”于林和郭懷忠敬過禮以後，就坐到那堆松枝邊上。

警衛員把烟遞（^給_地）給大家，又給他們擦了火柴。大家吸了一陣烟以後，副師長轉過臉對團長說：“你對他們講吧！”這時候，于林特別注意首長們臉上的表情。他急着想要從首長們興奮的臉上，猜出會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。

團長好像已經看出了于林的心事，他笑着說：“我馬上告訴你們！馬上告訴你們！”

團長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地圖。于林和郭懷忠立刻把頭伏到地圖上。



團長說：“我們接到上級指示，就在今天夜裏出擊。”

團長嚴肅起來了，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受住了重大的考驗，在這裏堅守了三天！你們八連，在這三天的戰鬥中是值得表揚的。”他彈了彈烟灰，又繼續說：“北面的幾千敵人，已經被我們的兄弟部隊全部消滅了！我們在這裏阻擊南面敵人的任務也完成了。”團長的聲音更高了，“在西綫，我們已經消滅了兩萬多敵人。我們的部隊和朝鮮人民軍到處切斷敵人、包圍敵人、痛擊敵人。麥克阿瑟(^{麥克}_{阿瑟})已經覺得他的總攻勢整個要垮台了，他害怕全軍覆沒，正在準備全綫退却。今天下午，我們接到上級指示，要我們也出擊，而且就在今天夜裏出擊。”

“好！我們挨了三天砲彈和炸彈，今天晚上要還還賬(^{出欠}_帳)了。”郭懷忠高興地說。

團長又笑了笑說：“今天夜裏我們就攻擊南面這個村子的敵人，一部分兄弟部隊要從北面趕來配合我們。只是我們的出擊還有困難。”他指着地圖，“看！在這個村子南

面半公里地方，有一座大橋，我們攻擊開始後，如果後面村子的敵人從橋上開過來增援，這事情就不簡單了。即使後面村子的敵人不來增援，但是有了這座橋，這個村子的敵人也可以順着公路逃走。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座橋炸斷。炸斷了這座橋，那麼，隔着一丈多深的大河，敵人就無法增援，也無法退却了。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應有的戰果。”

于林和郭懷忠伏在地圖上，一邊看一邊想。于林還咬着嘴唇。

突然，郭懷忠仰起臉來說：“敵人的工事築在村子周圍和公路綫上，我們可以派人從旁邊繞過去把橋炸掉！”

于林說：“繞過去倒容易，就是那橋不容易接近！敵人一定看守得很嚴。”

副師長插嘴說：“這座橋一定要炸掉！一定要炸掉！你們可以派最堅定、最勇敢、最沉着的戰士去。辦這件事的人先偽裝好，然後繞過去順着河爬到橋跟前，只要爬到橋

跟前就好辦了。還有，派去的戰士一定要有熟練的爆炸技巧。”

于林和郭懷忠互相看了一眼，考慮了一下。于林像想起了一件重大的事情，說：“我們三班的代理班長王海去辦這件事很合適。他過去當過民兵，炸橋破路是他的老行當了。”

團長聽了，問道：“哪一個王海？是不是前天拿大炸藥包往敵人衝鋒隊伍裏摔的那個？”

于林回答說：“就是他。”

副師長說：“好！就派他去吧！你們告訴王海同志，要胆大心細。就說我們全軍都等着他完成任務！如果完成得好，我們一定要求上級給他‘人民功臣’的稱號。”

于林問：“幾點鐘去？”

團長看看錶說：“現在六點半。八點鐘，炸橋的同志出發。九點半或者十點鐘，我們開始出擊。六顆紅色信號彈和砲兵的排射，

就是總攻擊的開始。”

于林和郭懷忠驚訝地(〔訝〕讀)問：“砲兵也來了嗎？”

副師長開心地說：“來了。雖然沒有重砲，但是迫擊砲和步兵砲也夠敵人受的了。我們的砲兵也像步兵一樣，是‘神兵’。”

于林、郭懷忠從團部回到連隊，好像全身增加了很大的力量。他們一口氣就跑到山頭陣地上。

到了工事裏，他們看見好些戰士都睡着了，就輕輕地從旁邊走過去。他們一直走到王海跟前，看見王海抱着槍，蹲(〔都恩〕拼)在那裏也睡着了，就彎着腰看了他好大一會。他們知道，經過三天的肉搏(〔搏〕戰)戰，戰士們已經困得要命。但是于林終於抓住王海的槍筒擱(〔呼旺〕拼)了兩下，低聲喊：“王海！王海！”

王海猛然驚醒。他抬頭一看，喊了聲指導員就準備站起來。于林按住他的肩膀(ㄣㄨ)說：“不用。你坐下，我們有事跟你商

量。”

郭懷忠袖着手蹲在王海跟前，傳達了團部炸橋的命令。

王海問：“現在就去？”

郭懷忠看了一下錶說：“已經快八點了。你準備起來吧。你可以在班裏挑一個胆大心細的戰士和你一塊去。人多了目標大，反而不容易接近敵人，還是兩個人去合適。”

王海說：“好吧。炸藥還在排長那裏，我去拿來。一包十公斤的也就夠了。”王海揉揉（揉）瞌睡的（瞌）眼睛，解下身上的衝鋒槍和子彈帶，站起身來，到排長那兒去拿了炸藥，回到原地，又問郭懷忠道：“連長，還有什麼吩咐（吩咐）嗎？”

郭懷忠從腰裏掏（掏）出自己的駁壳槍（駁壳），說：“沒有了。如果你需要短槍，我這枝可以借給你——嗯（），還有一點：如果炸了橋，你就一直往旁邊跑，只要避開敵人的火力，藏在哪裏都行。我們解決了敵人

以後，你再來找連隊。”

王海說：“不用短槍，我身上的四顆手榴彈（^{〔榴〕讀}ㄌㄨˊ 又^{〔留〕}ㄌㄨˊ）就夠用了。”他說着，遲疑了一下，從襯衣口袋裏摸出一包東西交給于林，十分鎮定地說：“指導員！我還有一百塊錢朝鮮票子，要是我回不來的話，這就作為我最後一次的黨費。另外還請你替我寫一封家信，告訴我媽，就說：請她默告（^{〔默〕讀}ㄇㄛˋ 又^{〔墨〕}ㄇㄛˋ）被美國鬼子炸死的媳婦、孫子們，我已經替他們報了仇了。”

于林說：“王海同志！不要這樣想，你一定會回來的！”

王海說：“對！指導員，我一定要回來！”接着他又對郭懷忠說：“連長！我決定和陳善明一塊去，你看怎樣？他是一個好戰士，也是一個共產黨員。”

連長回答說：“好吧。”

王海就到另一個工事裏去叫醒了陳善明。他們兩人把白被單披（ㄅㄟ）在身上，又用

白手巾包了頭，繫(πγ)緊皮帶，繫([記])好手榴彈，綁了綁鞋子，嚴肅地向指導員和連長敬了禮。于林和郭懷忠使勁地和他們握了握手。

于林和郭懷忠一直目送着他們，等到看不見了，于林才扭過頭來問郭懷忠說：“老郭，你看他們能完成任務嗎？”

郭懷忠說：“能！困難是大的，可是，我們的戰士，什麼任務都能完成。”

這天夜裏，月亮剛剛從山背後露出頭來，出擊部隊就像無數條長蛇一樣，從山頂上慢慢伸下來，向攻擊地出發前進。

于林扛着一面紅旗和郭懷忠走在他們那個連隊的最前面。

這時候，王海和陳善明已經從敵人駐紮的村子東面繞過去，到達那條大河跟前了。他們彎着腰，開始順着河岸向西前進。陳善明端着步槍在前面，王海抱着炸藥在後面。他們走幾步就停下來向四面看一看。

他們走到離大橋二百公尺的時候，嚴重的問題來了。公路上敵人的汽車不斷地叫，燈光一閃一閃的，照得人眼睛都睜不開。那



指揮汽車過橋的紅綠電筒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橋頭上的人影搖搖擺擺，看樣子，他們還到不了橋跟前，就會被敵人發現的，更不用說炸橋了。

陳善明擔心地問：“班長！怎麼辦？”

王海看着橋上，沉思着，沒有回答他。

陳善明狠狠地(^[狠]讀_戶^[很])瞅着(^[睨]讀_才^[聽])敵人的大橋，好久不說話。後來他咬了咬牙說：“這樣吧，班長！我們兩個分開來：你順着河岸的陡坡(^[陡]讀_另^[斗])爬，我向公路那裏爬。估計你快到大橋跟前的時候，我向敵人衝鋒，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過來，你好炸橋。”

王海知道陳善明到公路那邊去，是準備犧牲自己來完成任務，所以遲疑地說：“那樣的話，你——”他話沒說完，陳善明就接着說：“我們都是黨員，為了祖國，在必要的時候，犧牲自己算什麼！要是不這樣做，我們兩個人都會送命，而且還完成不了全軍交給我們的任務。”

王海看着陳善明的臉感動地說：“陳善明同志！既然這樣，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吧。”說到這裏，他幾乎說不下去了，但是還繼續說：“黨——忘不了你，朝鮮人民——祖國人民——都忘不了你。我們的血不會白流！我們的隊伍就要衝過來了。”

陳善明點了點頭，就向前爬去了。王海看了他的影子一眼，咬咬牙，也向河岸的陡坡爬去了。

王海爬到離大橋很近的地方，停了下來，等待着陳善明從右邊去攻擊敵人。

不到一分鐘，自動槍急促地響了。敵人一陣混亂，汽車的燈都關了，公路上的敵人開始向陳善明那邊還擊，橋頭上的敵人也在叫着、跑着。這時候，王海跳起來一直向大橋跑去。他跑到橋下很快放好炸藥，拉響導火綫，又把一顆手榴彈扔向橋頭，回身向東就跑。

一會兒，只聽見橋上一聲天崩地裂（^{〔崩〕讀}タム）的巨響（^{〔巨〕讀}キョウ_{口拒}）。王海的背上也好像挨了一下重打。但王海也不管它，還是一個勁地跑。

跑了一段路，突然側面出現了敵人的一個巡邏哨（^{〔巡〕讀}テン_{力×正}，^{〔邏〕讀}ロウ_口，^{〔尋〕讀}ジュー_口，^{〔邏〕讀}ロウ_口，^{〔哨〕讀}ショウ_口），一梭（^{〔縮〕讀}シュツ_{力×正}）自動槍彈從王海的頭頂上橫射過來，王海猛一下跌倒了，半個身子落在河裏——他沒有受